

V  
B627.51  
C361

冊 2  
卷 2-3

羅山奏疏卷之二

廟議第一嘉靖四年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  
四年更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  
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  
以新詔傳宣愚氓丕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  
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



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

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此何言也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

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

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

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

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不經甚矣

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干

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臣不敢不為

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立

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

人至于今非之今何淵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

武宗皇帝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謂何淵所請此何言也如謂

太廟中不可無禰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為宣之叔祖

史皇孫嘗別立廟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豈

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

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

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皇帝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

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

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為不孝

皇上追尊

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為之也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禮之不得為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乞

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匪由人奪何忍一旦



遽為小人所破壞邪

廟議第二

近該署丞何淵稱

恭穆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入祀

太廟臣等據禮反覆明其不可節奉

聖旨待會議來朝廷自能審處臣等知

皇上雖孝心無窮而禮之大閑不肯踰矣續該禮部

會議上聞奉

聖旨你部裏再會多官上緊議了來說臣等聞

命驚疑措躬戰慄切謂此禮初議咸以

獻皇帝宜稱皇叔父興獻大王矣臣等輒敢曰非禮

也既而尊稱

興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加稱

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去本

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

達禮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

理也天下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

皇上作之君作之師建中以為民極者也假使

獻皇帝於禮當入

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言之也今者未



聞

皇上審處之言而但有再議之命宸衷淵微誠不可測宣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邪前日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后議當議當而后禮制行矣臣等愚昧徒知

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

皇上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援古之禮經揆今之制度均為有礙臣等萬

死不敢以此誤

皇上也竊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

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立於無

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

皇上哉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今日

之所以惓惓者亦惟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惟

聖明垂察焉

論給事中楊言



臣等初因講禮排斥非議非不知一人難犯衆口也緣忠義所激雖死有弗顧者幸遭

聖明親自裁定竊謂此禮非一代之典所爭非一代之人又肯為一身之官謀哉前後嘗六求解職未蒙俞允然尚未之去者

聖明在上不忍去也臣等揣已迂踈與世違忤是以經筵不宜與也纂修不宜與也豈考試官又宜與乎非惟臣等無有此心執政於臣等亦未嘗有此心也給事中楊言等亦自知之明也顧乃言出無稽必有陰主之者過用私心巧滅公道

惟

聖明察之恥復與辯伏乞速將臣等放歸以全進退倘聖明勉留復勤則朋奸攻擊復甚卒致體統上失威權下移非國家之福也

再論楊言

給事中楊言等所陳以科舉為名設心排陷臣等已將乞休情詞具奏夫楊言欺詐之心

聖明必自洞察宜無與辯緣臣等名節所係不容不辯者也楊言與臣等同年進士臣等敢抗議大禮之初楊言嘗對面稱是不一而足此其本心之



未喪也既而言頗外傳恐招群害及專攻擊臣  
等以為安身遷官之地此其本心之盡喪也如  
此反覆舉朝皆知將誰欺乎今幸列諫官正宜  
効忠不欺可仍挾私附黨其所言云輸粟南來  
者相傳以為南北考官必學士桂萼張<sup>季靜</sup>也夫  
考官簡命出自朝廷詎能先料今輸粟南  
來者果有此言即是買求倖進之徒所當追究  
楊言當指何人姓名不宜含糊欺君也又云  
執弟子之禮於門下是可決取也夫寅緣考官  
賣題壞法前者翰林院不為無人惟曲學阿世

者能之而謂臣等肯為之乎今在朝間有與臣  
等往來即百計陷害敢有執弟子禮於門下者  
楊言當指何人姓名不宜含糊欺君也又云  
執政泥於桂萼鄉里之私而誤薦之則大啓僥  
倖之門今執政止大學士費宏與臣萼鄉里其  
懷忌嫉之心

皇上所知楊言當指何人姓名不宜含糊欺君也

前者仁壽宮災楊言曾謗

皇上誤用臣等成此非禮所致已寘欺罔之誅今仍  
肆浮言扇惑群醜諫官而用斯人豈國家之福



乎夫朝廷之患莫甚於朋黨人臣之罪莫大乎

植黨漢唐宋之禍可痛心也今大禮出自

聖裁群臣正當洗心改過同寅協恭豈宜雙言視

朝廷樹立黨與一至是乎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揚言所奏究問明白如無指實姓

名當伏欺君之罪仍乞將臣等放歸庶朋黨

消而國是定矣

廟街議第一

茲禮部題稱

世廟與

太廟同街禮無明據宜無不可故請

聖裁群臣正宜同寅協恭考經據禮乃互相推託遂致

皇上之心不安而積議無已也臣等謹按禮考工記

左祖右社今端門之外左題廟街門所以

識太廟由此而入非即太廟門也右題社街

門所以識太社由此而入非即太社門也儀禮

所謂每曲揖今廟街門即古左曲路耳廟南

向門亦南向儀禮筮于廟門其方位可考也故

承祀之時曲門不下輦至南向之門始下輦今



議是與

太廟同街統於所尊非與

太廟同門也以為異廟必異路者實初議分別之過也若必由左闕門入則左闕門亦當改為廟

街門是國門左有二祖非統於所尊之義矣此

該部所以不敢固執誠不肯以無據之言欺

皇上也其曰移神宮監拆牆伐木當質之於禮事

苟得為則毀宗躡行古禮未嘗無之曾謂有驚

神靈而古人為之乎竊念夫議禮之初爭稱帝

而復爭皇今爭立廟而復爭路實無謂也是在

皇上早決之而已茲奉明旨便與會議多官相看

臣等職在論思義不容默伏乞

聖明獨斷據禮由正從廟街門通路庶

神位成尊親之統

祖禰全孝敬之心一代典禮無遺議矣

### 廟街議第二

臣等謹按周禮考工記凡建國前朝後市左祖

右社治民事神幽明向背卒有定制我

朝兩京建都雖門堂立名不同而朝位

寢廟社稷稽古定制而不敢易者也近議開



世廟之路由闕左門入不應由廟街門者但咸云廟街門有干

太廟而不思闕左門有干朝堂也按古禮圖兩觀在雉門左右故今午門左右為兩闕門有闕左右之名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許慎說文云闕門觀也徐鉉曰中央闕而為道故謂之闕崔豹古今註云闕為二臺作樓觀其上其狀巍然以懸法象故謂之象魏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周禮每月朔必懸法象魏實治民之所也又按古禮圖寢廟社稷出入之路在庫外之左右故今

端門外有廟街社街之門然必遠在外朝而不近治朝者朱熹曰雉門之外懸法象所以治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詩周頌曰於穆清廟魯頌曰閟宮有恤實事神之所也夫廟街門本事神之所乃舍之而不由闕左門乃治民之所乃曲引而由之臣等竊恐茲議也非惟寢廟之制有戾而朝堂之位不亦因之而錯亂乎原諸臣之心惟願

皇上尊嚴

太廟殊不知



世廟已殺其規制別為門牆

太廟為

皇上祖廟

世廟為

皇上禰廟在禮統於所尊者也同路而未嘗同門何  
干於

太廟乎諸臣非為謀不忠乃考禮之不精也禮部尚  
書席書一人難勝衆口故未得盡言臣等已據  
禮具聞謹畫古圖以進請以

廟街門為當由以嚴

寢廟事神之禮必以闕左門為不當由以嚴朝堂治  
民之禮則典禮由正群議自息矣

### 廟街議第三

近議開

世廟神路禮官初不考禮制徑議由闕左門入不  
應由廟街門者臣等謹考朝堂宗廟社稷方  
位出於古聖人之所講畫載之周禮自三代以  
來建都立國無敢變易者也故敢決然以

廟街門為事神之所實所當由闕左門為治民之  
所實不當由誠慮朝堂宗廟之制有不可亂治



民事神之禮有不可混者也及會官相度

太廟東有空地縱百餘步栢木蔭蔽宜中通輦路所

礙惟神宮監耳夫神宮監不過守廟者之所

皇上為

宗廟對越之主輦道所通較之孰大孰小孰重孰輕

乎群臣正當同心協和辯方正位以全朝堂

宗廟之制以體尊

祖敬

宗之心可也一轉移間則廟街可得直通

世廟統於尊而不敢踰附於

祖而不敢踈尊尊親親並行不背之道也誠如初議

由闕左門入在

皇上聖子神孫後日視之則端門外有一

祖廟神路也午門外又有一

祖廟神路也使國門之外右一

社稷而左二

寢廟矣有二

宗廟則為二本壞三代朝堂宗廟社稷之制者必自

今日之議始也臣與會議諸臣不避末同之嫌

懇切講明而旅進旅退無能可否雖禮官席書



亦畏怯而和同矣

皇上能定千古不決之禮而肯壞三代不易之制能  
立不世之廟而不通一曲之路乎謹復重廟  
街所宜通路之圖以進

辭陞詹事職

伏承

勅旨以大禮書成進臣詹事府詹事仍兼翰林院學  
士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仰惟

皇上定一代之典禮立萬世之綱常臣愚原之推明  
過叨恩寵恥為阿世之學恐狃遇

主之心懇求未遂田園旅進實污館閣尚難獨立豈  
宜驟遷伏乞聖慈容守原職固天地之恩莫  
報庶消埃之効可圖臣實不勝惶懼之至

論解言禮諸臣嘉靖五年

臣等竊謂君德和於上則群臣和於朝萬物和  
於野而治道成矣近因議大禮實始於倉卒定  
論諸臣不暇考禮遂致聚訟四年更詔三遍

此誠出於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非臣等凡庸所能與也切  
念在廷諸臣一時愚昧誤犯



聖明曲蒙矜宥今尚有充軍如學士豐熙郎中余寬  
等者為民如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者降調如  
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御史馬明衡李本陳相  
段續王事侯廷訓評事韋商臣等者伏罪省愆  
已踰三載臣等切謂人君之尊如天運於上夫  
雷霆者天之威也雨露者天之恩也故天能成  
生物之功

皇上前日加怒諸臣者雷霆之威也今日曲宥臣下  
者雨露之恩也故能成法天之功况今

獻皇帝追尊之禮已成

世廟已立

皇上大孝之心光於天下萬世矣乞 勅該部將前  
項言禮放斥諸臣查處或矜其情而寬其法或  
諒其心而復其官如此可以見我 國朝講禮  
異於漢宋始以禮而有爭終以禮而無爭庶舉  
朝和氣薰蒸忠誠感激 君臣上下咸有一德而  
太平悠久無疆之治端在茲矣

請給假焚黃

臣仰惟大禮出於

皇上因心之孝親自裁定臣何與焉伏蒙 特恩加



進今職已准給臣父母學士官階 詔命恩典

異常寵光增倍臣當終身補報而不敢忘者也

緣臣九歲失母父年踰八旬祿養不待加之兩

兄繼故八載離家門戶無人祠墓荒廢不孝之

罪知無所逃茲荷 殊恩愈增哀感伏惟

皇上以孝治天下敢乞

聖慈暫容給假回籍焚黃責臣限期前來供職實為

泉壤有光幽明感德臣不勝頌望之至

再請給假

臣竊謂臣子委質於君則身固君之所有而不

敢自私者也臣凡才誤蒙

皇上知遇之恩寵異之典捐軀殞命莫之能報者也

緣臣父母俱亡兄弟多故八年於外一子自隨

祠墓奉守弗虔風木愈增哀感故不得已於六

月二十二日陳情上請奉

欽依張<sup>聖</sup>准給假焚黃着馳驛去事畢依限前來供

職欽此臣崔躍將命虎拜謝恩以為我

皇上真能大孝尊親推己以及人也臣父母有知地

下固喜 貽恩之來自天上矣臣遂於七月初

一日早鴻臚寺報名 陛辭即日未刻伏承鴻



臚寺卿魏堯傳示

聖諭令臣且免陛辭 天衷淵微下愚罔測以故未  
敢匆遽重違 綸音隨該吏部會推臣補兵部  
侍郎員缺於初七日早奉 欽依張驥陞兵部  
右侍郎欽此即日已刻司禮監官李岳劉鎮張  
興三人傳宣臣至 左順門諭以

天語丁寧着臣赴部任事不許家去顧臣何能上厯  
聖眷一至此乎用是聞命驚惶莫知攸措傳曰無私  
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

皇上前准臣之給假者憫臣以私恩也今加臣之官  
而不許家去者責臣以公義也臣將前 命是  
從乎則違公義將後 命是從乎則忘私恩臣  
之進退實為兩難宋儒范祖禹有曰臣之事君  
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使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故臣竊敢有望焉臣本章句之儒濫叨論思之  
職經筵兩番進講史館一字無裨幸追素餐之  
誅敢望加官之錫况兵曹係軍國之本侍郎貳  
司馬之官臣於俎豆之事尚未之聞軍旅之事  
全未之學揣分量才皆非所宜者也夫君臣父  
子人之大倫也遠其親者未必能急其君盡其



忠者乃在于移其孝臣去原籍水陸往返僅踰

二月祠墓展拜不過浹旬犬馬餘年尚未即死

則臣盡私恩以報親之日少效公義以報

皇上之日多也伏乞 聖慈體大孝尊親之心廣推

已及人之德容臣尚守舊官遵奉 前旨焚黃

事畢謹當依限前來供職仍乞別選賢能以佐

兵政則君臣父子不廢大倫公義私恩不干清

議矣

謁廟及奉安神王議

伏蒙

聖諭令臣等考求

章聖皇太后謁

世廟儀及叅詳奉安

恭穆獻皇帝神主儀臣等攷之唐開元禮皇后廟見

前期齋于別殿內謁者設皇后版位于樂懸之

北道西北向設外命婦位于其次前北面東上

皇后出宮前期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

車駕出宮司贊設內命婦版位於皇后所御殿

閣外道東所司陳小駕鹵簿鼓三嚴六尚以下

俱詣室奉迎內僕進重翟於閣外尚衣版奏外



辨駁者執轡皇后乘輿以出此載之文獻通考  
者可據也 國朝禮

皇后將謁

太廟

皇帝先遣官告以 皇后將祇見之意告畢

皇后齋三日內外命婦及執事內官各齋一日前期

執事官設 皇后拜位于廟戶外又設拜位于

廟中俱北向設內命婦陪祀拜位于廟庭之南

北向外命婦位于內命婦之南司贊位于

皇后拜位之東司贊位于內命婦之北東西相向至

期宿衛陳兵衛樂工備樂尚儀備儀及重翟車

于 中宮外門之外 皇后出內宮門陞輿至

外門之外陞車宿衛兵仗前導內使扈從

皇后至廟門降車自左門入就位內外命婦各就位

司贊乃奏請行事此載之

大明會典者可據也夫

太祖所定禮制有

皇后謁廟之禮備內外命婦陪祀之文皆準諸古也

所謂廟者

太廟而已後建



奉先殿以便朝夕朔望致敬之誠其中設

神位無神主是殿也非廟也續定

皇后冊立之儀止有

奉先殿謁告之文而謁廟之禮遂廢此皆當時禮官

失考因循簡便非

高皇帝稽古定制也初

章聖皇太后至京及中宮皇后冊立皆應行謁廟

禮禮官復因循泥舊不能發明典禮止從

奉先殿

奉慈殿行禮而謁廟之禮廢而不講故今日議者駭

而不信無足怪也夫禮有因而復事有待而行

臣等見與時違禮從義起竊議

章聖皇太后與中宮皇后皆相應謁見

世廟一則妻從夫之義一則婦見舅之義但禮正于

今者不可不行闕于前者不可不補

皇上宜命禮官參酌具儀

章聖皇太后中宮皇后是日先見

太廟以補前禮之闕次謁

世廟以成今禮之全自此以後凡有廟見之舉必先

從



太廟

世廟以崇禮制不應但從

奉先殿

奉慈殿以徇簡便如是著為令典以垂于後則我

皇上中興端為一代制作之主而萬世承式矣及詳

禮官所具有奉

獻皇帝神主謁

奉先殿

奉慈殿

太廟之儀蓋擬祔廟禮也夫卒哭而祔始變之古猶

凶禮也夫既先期祭告

宗廟又奉

獻皇帝神主謁之是再告也固非嚴

太廟之體亦非安

獻皇帝神靈夫今宜先期告

太廟

奉先殿

奉慈殿至日

太廟

奉先殿



奉慈殿闔門而過不宜復瀆也又詳所具有

奉天門寫神位 武英殿迎神位之儀蓋擬寫神

主作神主例不知此為

獻皇帝神位而非神主乃處以山陵有事之例尤非

古禮也宜預粧寫于

觀德殿至日奉安而已又詳所具有

世廟告成百官行慶賀儀此所謂得萬國之歡心以

祀其先王者也間有倡為奉慰之說致

皇上免行慶賀獨何心歟

再議

臣等竊謂人臣事君當以二帝三王為法我

皇上追復帝王盛典垂法萬世今

世廟告成復命臣等考求

章聖皇太后謁廟禮儀臣等不敢不對以禮夫始執

論者但謂皇后無出宮謁廟禮臣等既舉唐開

元禮典國朝禮以對既而論者又以此為冊

立皇后婚禮也

皇上所問

皇太后謁廟祭禮也嘗為不同蓋未之思爾昔魯哀

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對曰合二姓



之好以繼先君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主君何  
謂已重乎由是觀之大婚冕而親迎所以為宗  
廟也然則廟謁者事宗廟之始也而後有事宗  
廟無不共焉周天子宗廟禮祭之日王服衮冕  
而入立于東序后副褱而入立于西序九獻之  
禮王一獻后二獻王三獻后四獻王五獻后六  
獻王七獻后八獻賓九獻是天子與后實共承  
宗廟豈有如今人所論者也但後世因仍苟簡  
禮漸湮廢蓋由上無好禮之君下無好禮之臣  
唐開元禮僅存冊后謁廟之儀我

太祖高皇帝已采而行之著為大明集禮以訓後  
世今復載之會典奈何槩從而廢之乎夫禮化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  
乎其入我

皇上斷然舉行雖由此共承

宗廟以追復古帝王之盛未為不可也臣等又觀禮  
官所擬奉安

獻皇帝神主儀率多難行或以一日儀文不足深論  
殊不知人君舉動史冊紀書得則為法萬世失  
則貽譏萬年非細故也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



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又曰子路為季氏  
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  
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  
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  
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  
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臣等謂我

皇上以純孝之心奉安

獻皇帝神主雖終日百拜亦所弗辭如禮官所擬之  
儀誠有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者也誠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者也誠有有司跛  
倚以臨祭者也其真為不敬大矣我

皇上其可輕從之乎

論大學士費宏

臣嘗讀周書洪範篇有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  
家凶于而國此實萬世之大戒也臣比因焚黃  
請假荷蒙給驛還鄉方當 陛辭不許家去後  
改臣以本兵之地貳臣以司馬之官臣思

恩莫可酬義不容去故勉強赴任期於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於凡人言非惟不暇辯則亦不必辯矣



然間有論臣為浙產兵略非所閑者有論臣預  
此任尚書何得主持四司難展布者有論臣偏  
執已見事或掣肘者臣未嘗不因人言以自勵  
也但今心有欲盡而勢有難為者不得不為我  
皇上陳之臣七月十三日到任二十八日會推奮武  
營坐營員缺先日尚書李鈇公議以鼓勇營永  
康侯徐源調補至日大學士費宏因勒推新寧  
伯譚綸鈇持公議不從宏遂以意氣加之及推  
徐源 鈇准宏又勒推譚綸補徐源缺鈇鬱悒  
不樂尋亦卧病未必無所由也臣聞譚綸原無  
藉賴專事夤緣因屬郎中趙錦等而告之曰

國朝設立團營簡練精銳選將於無敵弭變於未  
形彼圖賄賂肥家何有忠誠為國况去年种勛  
納賄事敗多累本部今若推譚綸恐四方將官  
競賄權門實誤軍國則將焉用兵部豈敢與推  
緣此鼓勇營缺相持莫補至今開操行伍無統  
蓋臣愚實不能阿附權臣有負君父欲免犯人  
言焉可得乎仰惟

太祖高皇帝懲前代丞相專權分設府部各有職掌  
今費宏叨內閣之首為輔導之官宜先正己以